



小城故事

库车行

龟兹古城，库车河边，每周七次的万人巴扎（集市），五千个形形色色的买买提，四万头憨态可掬的库车毛驴，两千多年历史的西域古国遗址……展现的是色彩浓郁、悠游别致的南疆风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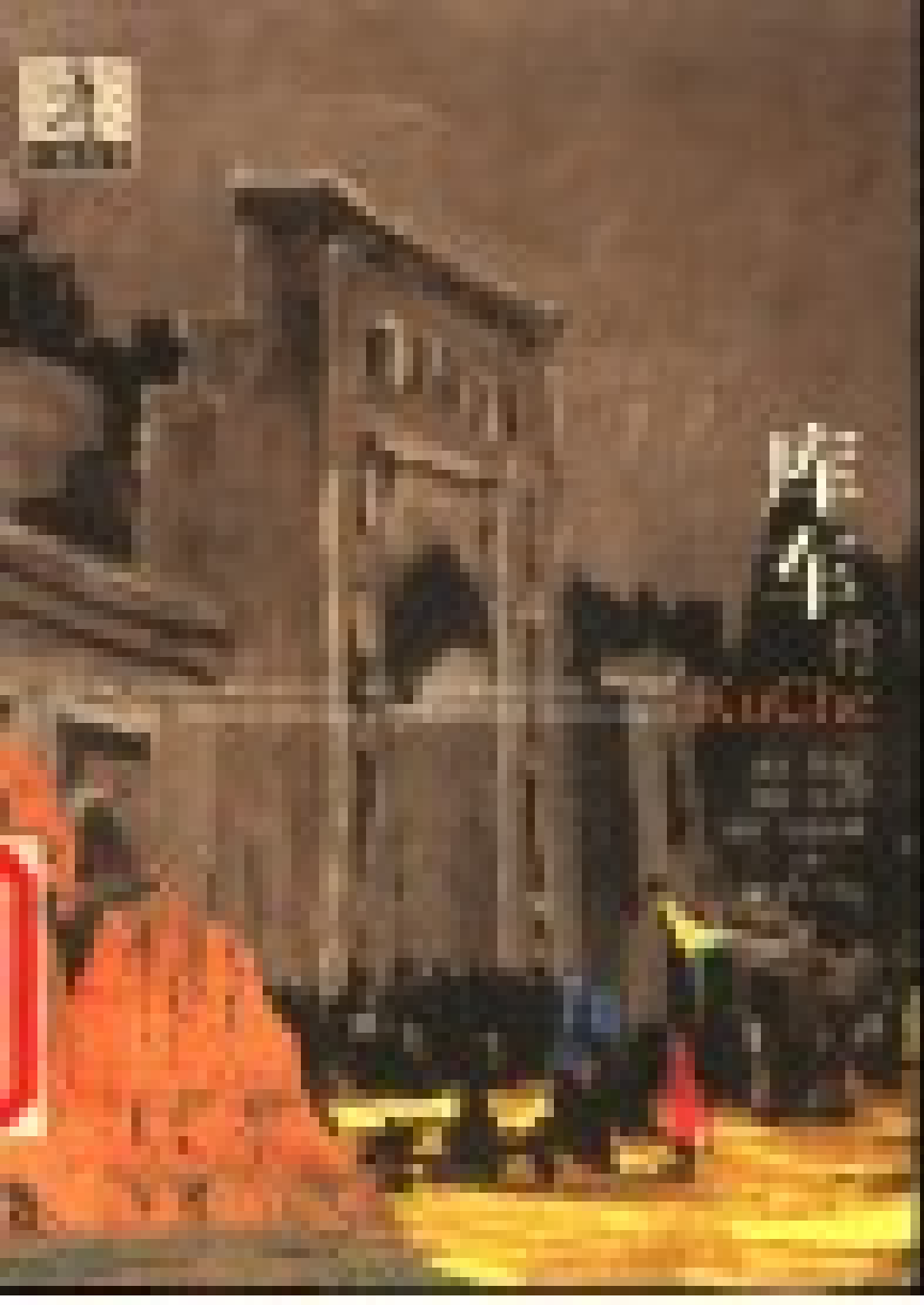
KuChe

撰文 刘亮程

绘画 张永和

摄影 刘亮程 等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



K024.54
1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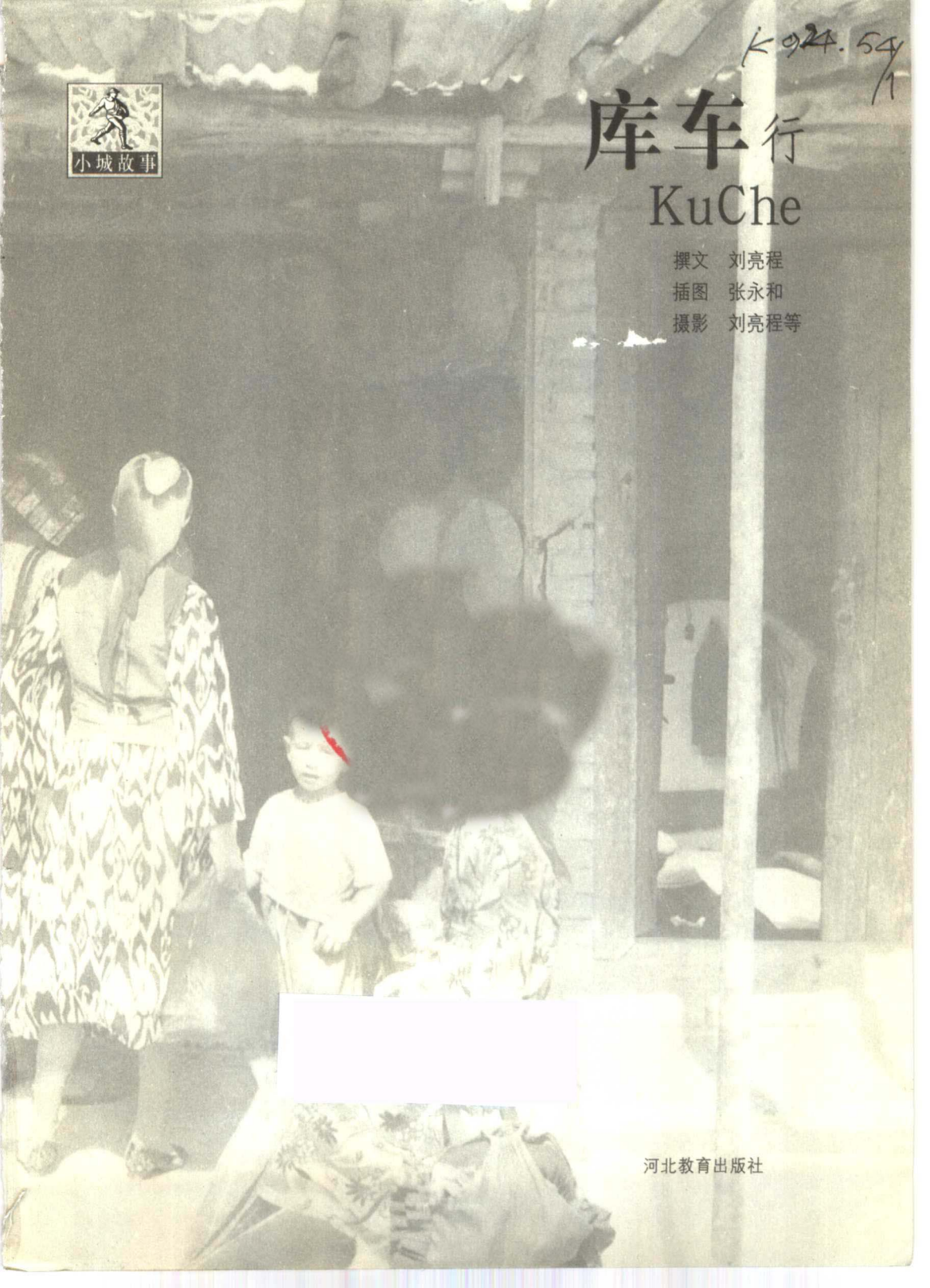
库车行

KuChe

撰文 刘亮程

插图 张永和

摄影 刘亮程等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库车行 / 刘亮程著; 张永和绘. — 石家庄: 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2. 12
(小城故事)
ISBN 7-5434-4979-X

I. 库... II. ①刘... ②张... III. 库车县 — 概况
IV. K924.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65304号

书 名	小城故事丛书—库车行
作 者	刘亮程
绘 画	张永和
策 划 编 辑	刘 辉
责 任 编 辑	周 蓓
装 帧 设 计	张志伟

出版发行	河北教育出版社 (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)
印 刷	深圳市(宝安)新兴印刷厂
开 本	720 × 960 1/16
印 张	8
印 数	0001—5000
版 次	2003年1月第1版
印 次	2003年1月第1次印刷
书 号	ISBN 7 - 5434 - 4979 - X/K.227
定 价	34.00元

版权所有	翻印必究
法律顾问	徐春芳 陈志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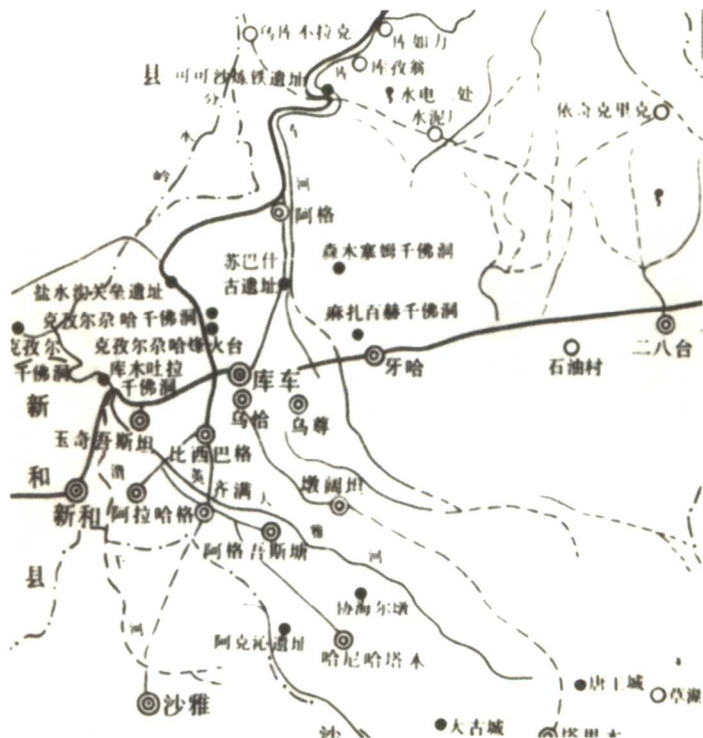
CONTENT
目 录

- 一切都没有过去 / 1
最后的铁匠 / 9
生意 / 19
两个古币商 / 27
木塔里甫的割礼 / 35
五千个买买提 / 41
尘土 / 49
通往田野的小巷 / 53
龟兹驴志 / 57
托包克游戏 / 69
阿格村夜晚 / 75
热斯坦巷早晨 / 79
逛巴扎 / 85
最小的生意 / 91
老式瓜菜 / 92
坎土曼的卖法 / 95
眉毛的粮食 / 101
暮世旧城 / 103
我另外的一生已经开始 / 111
无法说出 / 117

51315 107

一切都没有过去

我对库车老城的兴趣缘于许多年前的一次南疆之行。那时我刚从新疆北部一个偏僻小村庄走出，天山以南的南疆对我还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地域，我对迎面而来的更广阔无边的戈壁荒漠惊叹不已。那是一次漫长而急促的行旅，几千公里的路途，几乎没有在哪儿停顿过，沿途一阵风一样穿过的那些维吾尔人居住的村落城镇，就像曾经的梦境



◇ 库车县地图



般熟悉亲切。低矮破旧的土房子、深陷沙漠的小块田地、环屋绕树的袅袅炊烟，以及赶驴车下地的农人——仿佛我是生活其中的一个人，又永远地置身其外。一切都像一场梦一样飘忽，一阵风一样没有着落。也许为弥补那次行旅的紧促，梦中我又沿那条长路走过无数次。

我记得我们在一个周五黄昏到达库车老城，满街的毛驴车正在散去。那是老城每周一次的巴扎（集市）日。我们停车在库车河边，在写有“龟兹古渡”桥头旁的一家维吾尔饭馆吃晚饭。街上一片零乱，没卖掉的农具、手工制品和农产品正被收拾起来，装上毛驴车。赶集的人渐渐走散，消失在夕阳尘土里，临街的门窗悄然关闭，仿佛库车的热闹到此为止。只有街对面，一位蒙面的维吾尔族妇女，依旧端坐在那里。她的褐色面纱一直垂到膝盖，卖剩的半筐馕摆在面前，街上离散的人群似乎跟她没有一点儿关系。

那时我对库车的历史知之甚少，现在仍不会知道更多。除了史书上有关库车——古龟兹国的一些片断文字，以及残存在这块土地上让人吃惊的千佛洞窟和古城遗址，库车的历史从来就没有被谁清晰地看见过。

而比历史更近的，坐在街边卖馕的那个维吾尔妇女的生活，也已经离我十分遥远了。在我看来，她的蒙面褐纱并不比两千年的历史帷幕单薄。她从哪儿来，她叫什么名字，在这座老城的低矮小巷里，她过着怎样一种生活。她的红柳条筐是千年前的模样，她卖剩的馕仿佛放了几个世纪。还有，她的面纱后面，我永远看不见的容颜，一双怎样的眼睛透过褐色面纱在看着我们，看着这个黄昏人世。

我禁不住走过去，向她买一块馕。多少钱一个？我想听听面纱背后的声音，却没有，她只微微抬臂，伸出一个指头。我递给她一块钱。

那块馕上肯定落了一天的尘土，我看不见。馕是麦黄色的。她递给我时用手拍打了两下，我接过来，也学她的样子拍打两下，又对着嘴吹了几口，也不见有土吹打下来，只有昏黄的暮色落在上面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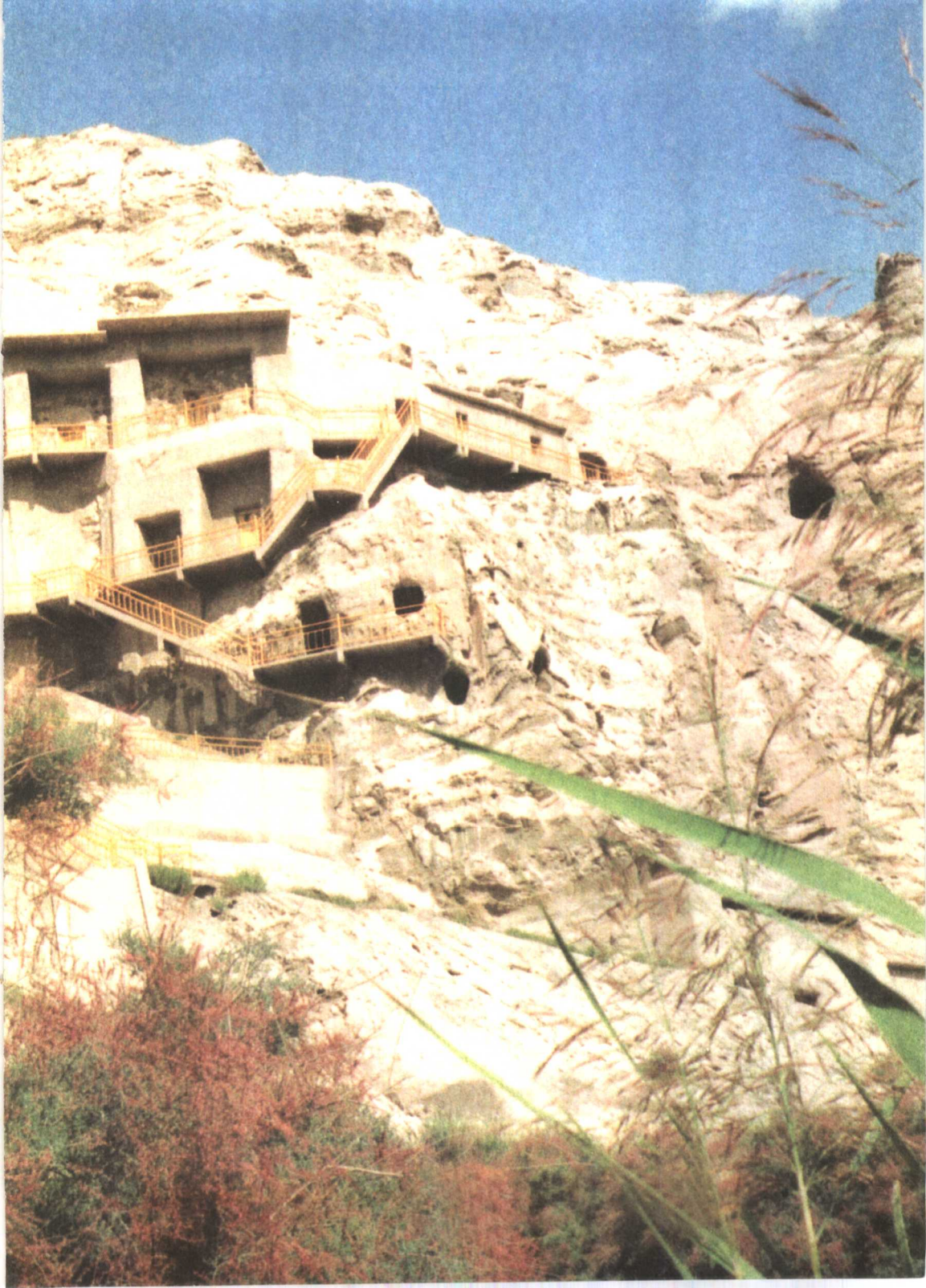
我转过身，街上已经空荡荡了，临街的几家饭馆亮起了灯。我们原打算在库车住一夜，吃了一大盘抓饭后，都有了精神，便又决定继续赶路了，库车城就这样埋在身后的长夜里。

◇ 龟兹古渡桥头（左页上图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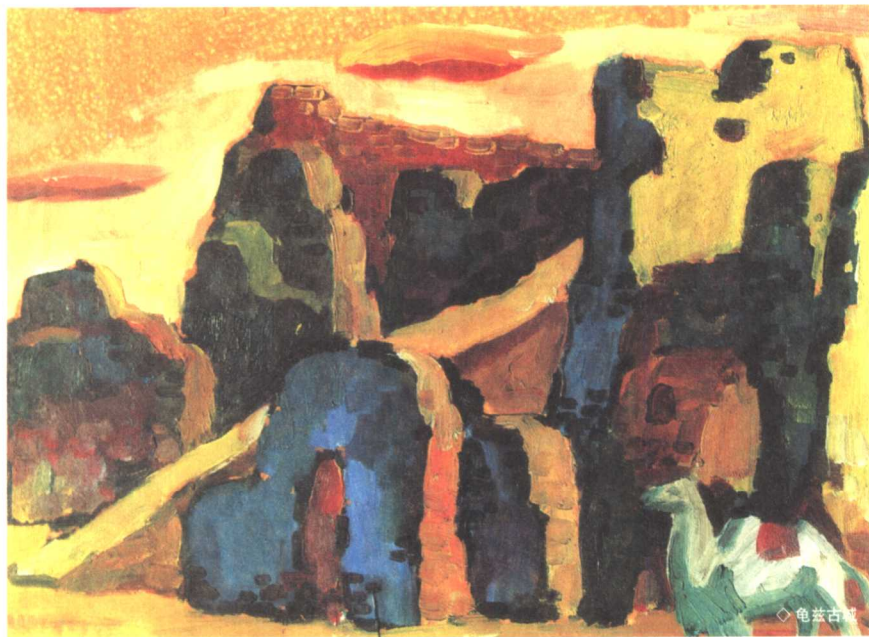
◇ 龟兹古城遗址（左页下图）



克孜尔千佛洞









◇ 苏巴什古城佛塔

那时我想，我或许是一个运气不好的人，紧赶慢赶，赶在了一个黄昏暮世。我喜欢的那些延续久远的东西正在消失，而那些新东西，过多少年才会被我熟悉和认识。我不一定会喜欢未来，我渴望在一种人们过旧的岁月里安置心灵和身体。如果可能，我宁愿把未来送给别人，只留下过去，给自己。

库车老城是一处难得的昔年旧址。我想像中的古老生活，似乎就在那些土街土巷里完整地保存着。有时我会想起那个卖馕的维吾尔族妇女，她面纱后面的一双眼睛，她永远卖不完的、剩下一个等着谁的麦黄圆馕。想起摆在老城街边的手工农具、铜器，那一切，会不会在我偶然途经的那个黄昏，永远消失？

直到这次，我再来到库车，看到多年前我一晃而过的老城还在那里。穿城而过的库车河、龟兹古渡、清真寺、满街的毛驴车，仿佛时光在这里停住，一切都没有过去，只有我的年华在流失。

随着中年来临，我正一点点地接近那些古老事物。我和它们就像曾经沧海的一对老人一样一见如故。我走了那么多地方，读了那么多书，思考了那么多事情，到头来我的想法和那个坐在街边打盹的老人一模一样。你看他一动不动，就到达了我一辈子要到达的地方。

而我，还在半路上呢。

铁匠比那些城外的农民们，更早地闻到麦香。在庫车，麦芒初黄，铁匠们便打好一把把镰刀，等待赶集的农民来买。铁匠赶着季节做铁活儿，春耕前打犁铧、铲子、刨锄子、各种农机具零件。麦收前打镰刀。当农民们顶着烈日割麦时，铁匠已转手打制他们刨地挖渠的坎土曼了。

铁匠们知道，这些东西打早了没用，打晚了，就卖不出去，只有挂在墙上等待明年。

吐尔洪·吐迪是这个祖传十三代的铁匠家庭中最年轻的小铁匠。他十三岁跟父亲学打铁，今年二十四岁，成家一年多了，有个不到一岁的儿子。吐尔洪说，他的孩子长大后说啥也不让他打铁了，教他好好上学，出来干别的去。吐尔洪说他当时就不愿学打铁，父亲却硬逼着他学。打铁太累人，又挣不上钱。他们家打了十几代铁了，还住在这些破烂房子里，他结婚时都没钱盖一间新房子。

吐尔洪的父亲吐迪·艾则孜也是十二三岁学打铁。他父亲是庫车城里有名的铁匠，一年四季，来订做铁器的人络绎不绝。那时的家境比现在稍好一些，妇女们头戴面纱，在家做饭看管孩子，从不到铁匠炉前去干活。父亲的一把锤子养活一家人，日子还算过得去。吐迪也是不愿跟父亲学打铁，没干几天就跑掉了，他嫌打铁锤太重，累死累活挥半天才挣几块钱，他想出去做买卖。父亲给了他一点儿钱，他买了一车西瓜，卸在街边叫卖。结果，西瓜一半儿是生的，卖不出去，生意做赔了，才又垂头丧气回到父亲的打铁炉旁。

父亲说，我们就是干这个的，祖宗给我们选了打铁这一行都快一





- 小铁匠吐尔洪·吐迪(左页上图)
- 铁匠铺(左页下图)
- 吐迪·艾则孜一家(上图)
- 吐迪父女(中图)
- 铁匠吐尔洪(下图)

千年了，多少朝代灭掉了。我们虽没挣到多少钱，却也活得好好的。只要一代代把手艺传下去，就会有一口饭吃。我们不干这个干啥去？

吐迪就这样硬着头皮干了下来，从父亲手里学会了打制各种农具。父亲去世后，他又把手艺传给四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他们又接着往下一辈传。如今在库车老城，他们家族共有十几个打铁的。吐迪的两个弟弟和一个侄子，跟他同在沙依巴克街边的一条小巷子里打铁，一人一个铁炉，紧挨着。吐迪和儿子吐尔洪的炉子在最里边，两个弟弟和侄子的炉安在巷口，一天到晚炉火不断，铁锤丁丁当当。吐迪的妹妹在另一条街上开铁匠铺，是城里有名的女铁匠，善做一些小农具，活儿做得精细。

吐迪说他儿子吐尔洪坎土曼打得可以，打镰刀还不行，欠点儿功夫。铁匠家有自己的规矩，每样铁活都必须学到师傅满意了，才可以另立铁炉去做活。不然学个半吊子手艺，打的镰刀割不下麦子，那会败坏家族的荣誉。吐迪是这个家族中最年长者，无论说话还是教儿子打镰刀，都一脸严肃。他今年五十六岁，看上去还很壮实。他正把自己的手艺一样一样地传给儿子吐尔洪·吐迪，从打最简单的马黄钉，到打坎土曼、镰刀。但吐迪·艾则孜知道，有些很微妙的东西，是无法准确地传给下一代的。铁匠活儿就这样，锤打到最后越来越没力气，每一代间都在失传一些东西。比如手的感觉，一把镰刀打到什么程度刚好，等等。尽管手把手地教，一双手终究无法把那种微妙的感觉传给另一双手。

还有，一把镰刀面对的是广阔的田野，各种各样的人。每一把镰刀都会不一样，因为每一只用镰刀的手不一样，每只手的习惯不一样。打镰刀的人，靠一

